



中 国 民 间 美 术 丛 书

绳结艺术

● 主编 李绵璐
● 编著 李立芳 孙建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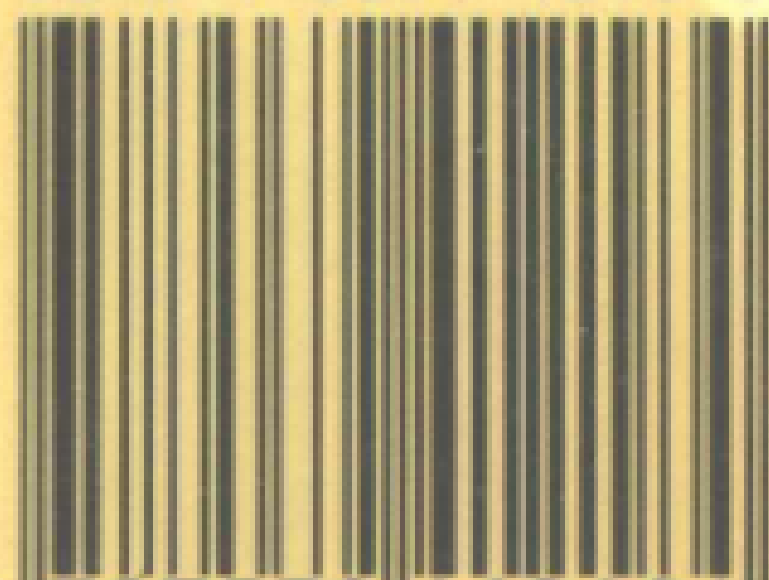
湖 北 美 术 出 版 社

民间绳结



● 主编 李绵璐
● 编著 李立芳 孙建君

ISBN 7-5394-1218-6



9 787539 412184 >

ISBN 7-5394-1218-6/J · 1096
全十册 220.00元 本册 22.00元



民间绳结

编著 李立芳 孙建君
湖北美术出版社



李绵璐

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中，各国之间在相互学习和交流，相互借鉴和吸取的同时，都在注意一个教育导向问题，也就是说教育要立足并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，把发扬民族传统精神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主导性工作方针之一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奠定新一代公民在价值观念、文化修养、行为规范等方面具有祖国特色的初步根基，帮助他们在民族情感、国家意识上树立起牢靠的精神支柱。历史经验证明，一国教育若能较好发挥传统导向功能，则该国传统文化精华必然代代相传，社会的统一、进步和发展的进程必会顺利。反之，公民中就会产生妄自菲薄、自我否定的消极心态，引起各种消极情绪，这是值得警惕的。

我国民族传统文化，积淀了很多精华。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民族当中产生、流传、发展着的民间美术极其丰富

多彩,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之一,是民族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有待有识之士去开发,有待于向青年介绍,这就是我们编撰本套丛书的起因和目的。

我们这里谈的民间美术,是指在我国劳动人民生活中发生、发展、流传几千年的美术品,它存在于劳动人民生活的衣、食、住、用、行之中,流传极广,品类繁多。本书介绍的属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、节日活动中的两类民间美术品,重点进行深入浅出的艺术分析,图文并茂,具有知识性和欣赏性。

民间美术,反映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感受、爱憎和欲望;贮存着可贵的知识、情感和科学技术,达到很高的成就。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,如果从民族文化中抽去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这一部分,它不论在量上、质上都是贫弱可怜的。

本套丛书得到湖北美术出版社大力支持,得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的帮助,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。



民 间

绳 结



目次

图 版 目 录	腰 带 佩 饰	香 包 香 囊	荷 包 镜 袋	现 代 绳 结	传 世 绳 结	图 版	概 说	前 言
86	82	63	40	29	3	3	1	1
>>	>>	>>	>>	>>	>>	>>	>>	>>
87	85	81	62	39	28	85	16	2

概 说



中国民间绳结艺术，源远流长，绚丽多姿，在我国传统工艺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远古时期，原始先民们用那些天造地设的线形材料，如草、藤、麻、棕、竹、葛、枝条等，经过拧扭、交叉，用于穿系、捆扎果实及猎物时，最原始的编结就产生了。“结”被大量地使用于一系列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之中。使用绳结捆绑制造弓箭、石枪等工具进行狩猎活动；用绳编结成网在水中捕鱼；把树叶、兽皮等围在腰部扎结起来用以保护身体；还用类似绳带的材料把石头、贝壳、兽牙、骨头、果壳等巧妙地串连起来，系挂于身装扮自己。

“结”的发明与运用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，还有记载历史的文化功能。

《易经·系辞》曰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用绳子编出一些精美绝伦的结子，来达到政治上的“而治”。中国人把编结的带子叫做“绳”，“绳”与“神”同音，借与神字同音以名绳。神是绳子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的绳道，编结出来的结子是神的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的绳器。





人们崇拜绳结，一方面绳结使社会安定（而治），另一方面古人相信中国人的诞生，是绳子帮忙造出来的。《风俗通义》记载：上古之时地球上没有人，天神女娲氏“引绳于泥中，举以为人”，结果造人甚多，占的土地面积亦甚广。绳子摆在地上像蟠曲的蛇龙，中国人是龙的后裔，龙神的形象在史前时代彩陶以前，是用绳结的变化来呈现的；编出来的绳结，成为部落群众信仰的对象，对部族团结产生很大的向心力。同时，部落间彼此传递信息、表达思维、帮助记忆，也都是用绳子打结。“事大，大结其绳，事小，小结其绳”。可见绳子曾被用来做为辅佐记忆的工具，正是我国文字的前身。

绳结朴素的实用功能和神圣的记事功能，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引发起人们的审美

关注，以致绳结日益丰厚它的审美内涵。尽管缺乏历史遗物，但以其他材料形式作为器物装饰而保留下来的“纹样”，却足以佐证绳结伴随人们的美的历程。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丰富的绳纹装饰，表现出绳的各种纠缠、穿插、扭转之态，让使用者在视觉上产生安全可靠的感觉。“绳结纹”看上去有连绵不断的舒服感，在意识形态上则代表一种民族的语言：“扯不断”或称作“富贵不断头”。这“扯不断”的图案语言，在民族民间的图案上，成为流传很久很广的一种纹样，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。



当我们跨越时空的界限，纵观中华服饰5000年的发展史，尽管风格各代相异，式样各朝不同，但千变有宗，万化有法，即在服饰上系扎既实用又美观的“结”。结饰，传承贯穿

① 蝴蝶结、纽扣环结“子孙万代”挂饰

传世



运用各种布制品和编结搭配组合而成的挂饰，是生活空间里的美丽饰物。有的挂在新婚的床边，增添喜气；有的则可以挂在墙上当壁饰。此挂件两边对称装饰蝴蝶结，造型色彩艳丽热闹，令人喜爱。





数千年，既没有因循环往复的朝代更替而舍弃，也没有因外来文化的传入而退出服饰舞台。不管是耕田铸铜，穿短衣粗布；还是舞文弄墨，着宽衣大袖，皆以结的装饰来传达难以言表的情意。

“冕冠”是古代帝王、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礼冠。冕冠两端垂挂的玉珠名“旒”。其穿法有一定的规矩，一般以五彩丝线编为细带，用以穿珠，名谓“藻”；穿珠时先在丝藻上缚一个结，贯以一玉珠，每贯一珠，都要缚一个结，以免珠子互相并拢。冠体也要靠一根丝带在颌下系一个结来固定。因戴冠者的尊贵，其结的打法也尤为讲究。

周朝时已将扎系绶带视为加官晋爵、富贵长寿和表示身份地位的一种服饰等级符号与标志。而且只有在庆典、祭祀、

婚礼等隆重场合才能使用，这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。春秋战国时用组绶束腰所扎系的结饰，已有多种形式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中谈及战国权贵们的服饰时说他们“怀黄金之印，结紫绶于要（腰）”。



秦王朝存在的历史虽短，但秦始皇的兵马俑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秦人用结的宝贵实证。仅从那些兵马俑的发髻，就不难看出当时的编结已达到了十分复杂的程度和多种的样式。据《后汉书·舆服下》记载：“秦乃采组连结于琢，光明章辰，转相结绶，故谓之绶。汉承秦制，用尔弗改。”可见秦汉时期，绶带仍是区分官员身份的重要标志，并形成了“衣有袷，带有结”的服饰模式。

魏晋之际，中国服装由原先的袍服制，发生了上襦下裙

② 长形盘长、双钱结、团锦结、纽扣环结“花篮献瑞”挂饰

传世

此结最打眼的是流苏上红、黄、蓝三排纽扣环结。此结的外形与结构与纽扣结大致相同，但为一中空的结构。当另一条线穿入纽扣环结内时，纽扣环结可在线上自由移动，因此它在设计上不但可取代珠子的点缀功能，亦可套在两线相接处，遮住线头，以增实用的功能。



的变化，这就使结在服饰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和突出。以至东晋著名史学家干宝在《晋纪》、《东宫旧事》等书籍中凡是涉及服饰时，必附加某种不同色彩的结纓描述。如《东宫旧事》中称：“太子纳妃，有白縠、白纱、白绢纱，并结紫纓。”显然，上襦下裙分离，为中国服装款式的变化、面料的搭配、色彩的组合使用等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。而系有各种单翼、双翼蝴蝶结的罗绮带，无疑使中国古代的服装更显示出生动飘逸、典雅洒脱的东方韵味。

“披帛结纓”的盛唐女装，使结饰在中国服装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装饰在胸、腰、膝上和膝下等部位的多种结饰应用，使唐代女装更为富丽堂皇，雍容华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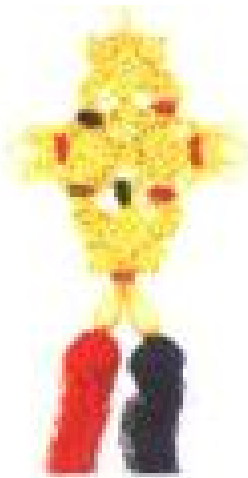
宋时时兴“千褶”、“百迭”

裙。裙腰间系以绸带，并配纓环垂下。“绣罗裙上双鸾带”就是形容裙与腰带的诗句。“玉环纓”即用玉环和纓带组合成的结饰，是当时宫女身份高低的重要标志。

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，服装以长袍为主，仍然不能舍弃结扎在腰部的结子。

明代女子裙子式样讲究八至十幅料，甚或更多。腰间细纓数十条褶，行动起来犹如水纹。上襦下裙的式样，使得结饰在服饰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和突出。

清代是结饰发展的鼎盛时期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五回“白玉钏亲尝莲叶羹，黄金莺巧结梅花络”中，专门就有关打结的用途、饰物、配色以及式样、名称等作了详尽的描述。用莺儿的话说，就是“每样打一个，十年也打不完”。说明当时





中国结除了基本结式之外，还可以有各种复杂的组合变化，它所具备的审美条件，除了属于基本形态单一规律的“原始美”以外，同时也具有相当程度的“变化美”。总之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在人们心目中，“圆”圆”之谓。团锦结耳翼结造型美观，自然流

化美”。总之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在人们心目中，“圆”圆”之谓。团锦结耳翼结造型美观，自然流



的结艺已发展到了十分高超和精美的水平。我们从现存清朝所保留下的一些玉佩、荷包、香囊、眼镜盒、扇坠、发簪等服饰用品中，可以看到结饰运用之广泛、花样之繁多，从宫廷到民间，从服饰到玩物几乎达到了无处不有的地步。

时至近现代服装上的盘扣，无不有力地证实了“结”在中国传统服饰中被应用的时间之久、范围之广、品种之多、层次之深，是其他任何一种服饰品所不能比拟的。

飘逸的带与美妙的结已构成中国古典服装美用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由于打结、解结是经常的事，以至古人身上常常佩有“觿”这种专门用于解结的工具。《说文》中解释道：“觿，佩角，锐耑，可以解结也。”

穿衣要打结，戴帽、挂印要打结，佩玉也要打结。中国人佩

玉风尚源远流长，这不仅仅因为玉有一种天生丽质，更因为它被赋予了种种文化内涵，具有象征性的精神品格，如古人所谓玉有“九德”之蕴、“六瑞”之象。佩玉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、道德修养、品格情操，具有“载道”、“比德”、“达礼”、“显贵”的人文价值，故而历来有“君子无故玉不离身”、“君子必佩玉”一类的讲究。

佩玉要借助绳带，用绳带必然要打结。《尔雅义疏》中提到过：“佩玉之组条，用以连贯玉者，也叫纶，用丝绳宛转结之。”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，上面清晰地描绘了当时人们佩玉打结的情形。另外那些单耳结和下端的带饰，除了起系扎、固定玉璜及玉环的作用外，更有陪衬和装饰的功效。

在汉语中，大凡具有向心



④ 团锦结、长形盘长结、双钱结、纽扣环结挂饰

传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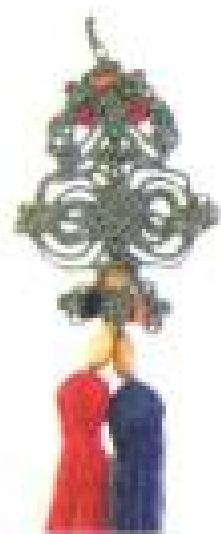
挂件上的结饰大多使用繁复的组合结体，再加上绵长飘逸的彩穗，显得摇曳生姿、仪态万千。





力或聚集等类的要事，几乎都与“结”字有关。如：结义、结社、结拜、结盟、团结等等。而男女之间的婚姻大事，也均以“结”表达。如：结亲、结发、结婚、结合等等。“同心结”自古以来就成为男女间表示海誓山盟的爱情信物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可见到一些现代的少男少女们，绾个“情人扣”、编条“情人结”系于手腕或胸前，表示其中那份不可言喻的绵绵情意。

结具有诸多的实用和装饰功能，同时又被人们赋予一定的观念或象征意义，使之具有招福纳祥、传情达意的作用。例如汉代瓦当、石刻中将龙蛇盘成结状，就具有浓厚的神秘怪异色彩。唐代铜镜图案中，描绘一只飞鸟口衔一个“结”在天空展翅飞翔，表达永结“秦晋之好”的含义。



中国传统结的特点是：每一个结从头到尾都是用一根丝绳，通过始终不断、顺理成章地穿梭、缠绕，编织成没有正反、左右对称、首尾相接、无始无终的结饰。这种独特地艺术造型手法本身就象征着生命的连绵不断，包涵着大千世界中万物众生的自然规律。蕴涵着平和、完满与吉祥。结饰的命名多利用自然形态，谐音取意。如“吉祥结”、“磬结”、“鱼结”，组合起来是“吉庆有余”；“蝙蝠结”、“金钱结”组成“福在眼前”；“双喜”、“长寿”结等等，都具有长寿安康、财物丰厚、团圆美满、幸福吉祥和喜庆欢乐等内涵，体现着人们追求真、善、美的良好愿望。

在新婚的帐钩上，装饰一个“盘长结”，寓意新人相随相依永不分离。

在玉佩上装饰一个“如意